



史記十三冊 宋刻明印本

第六

卷八十七 傳第二十七

存十七葉

四叶至

卷八十八 傳第二十八

五葉全

卷八十九 傳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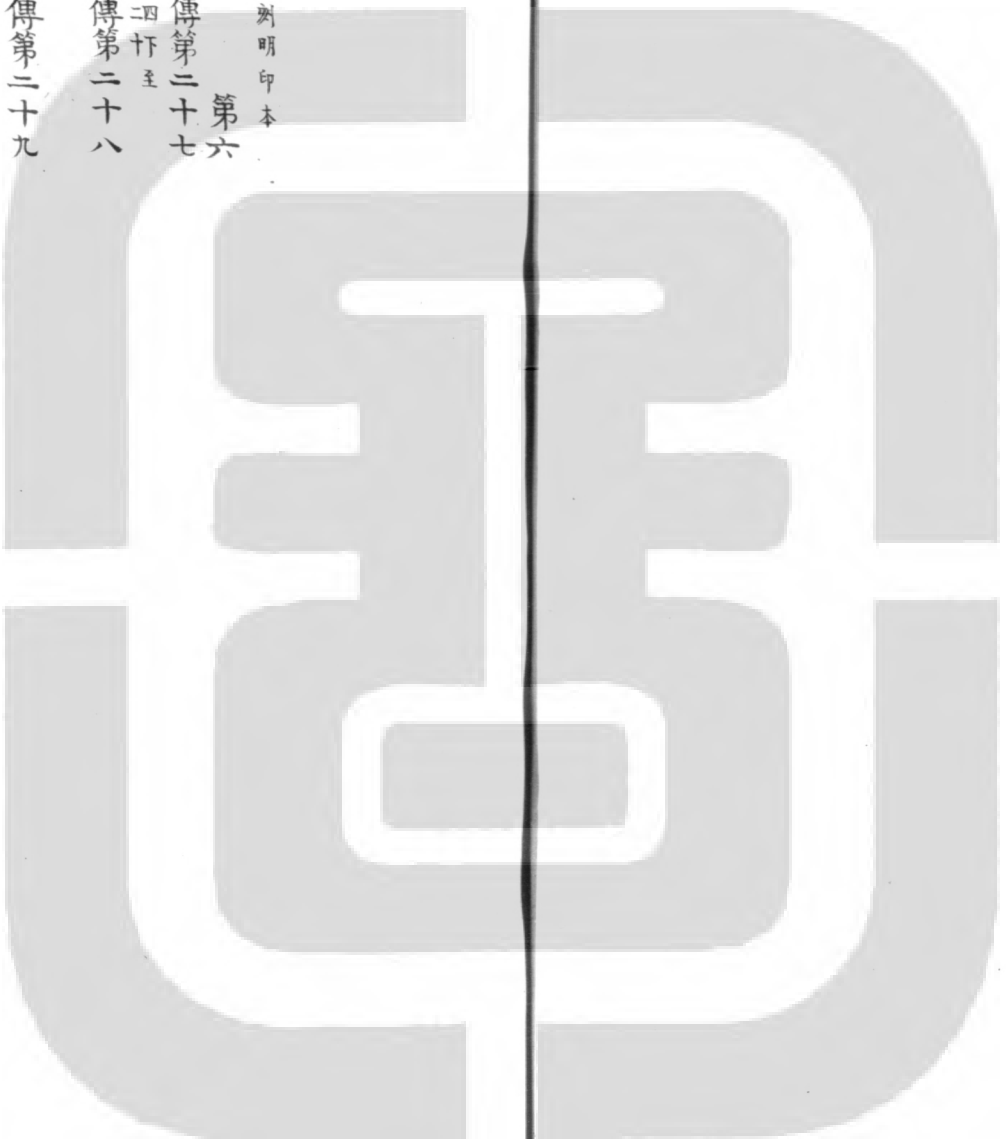
十二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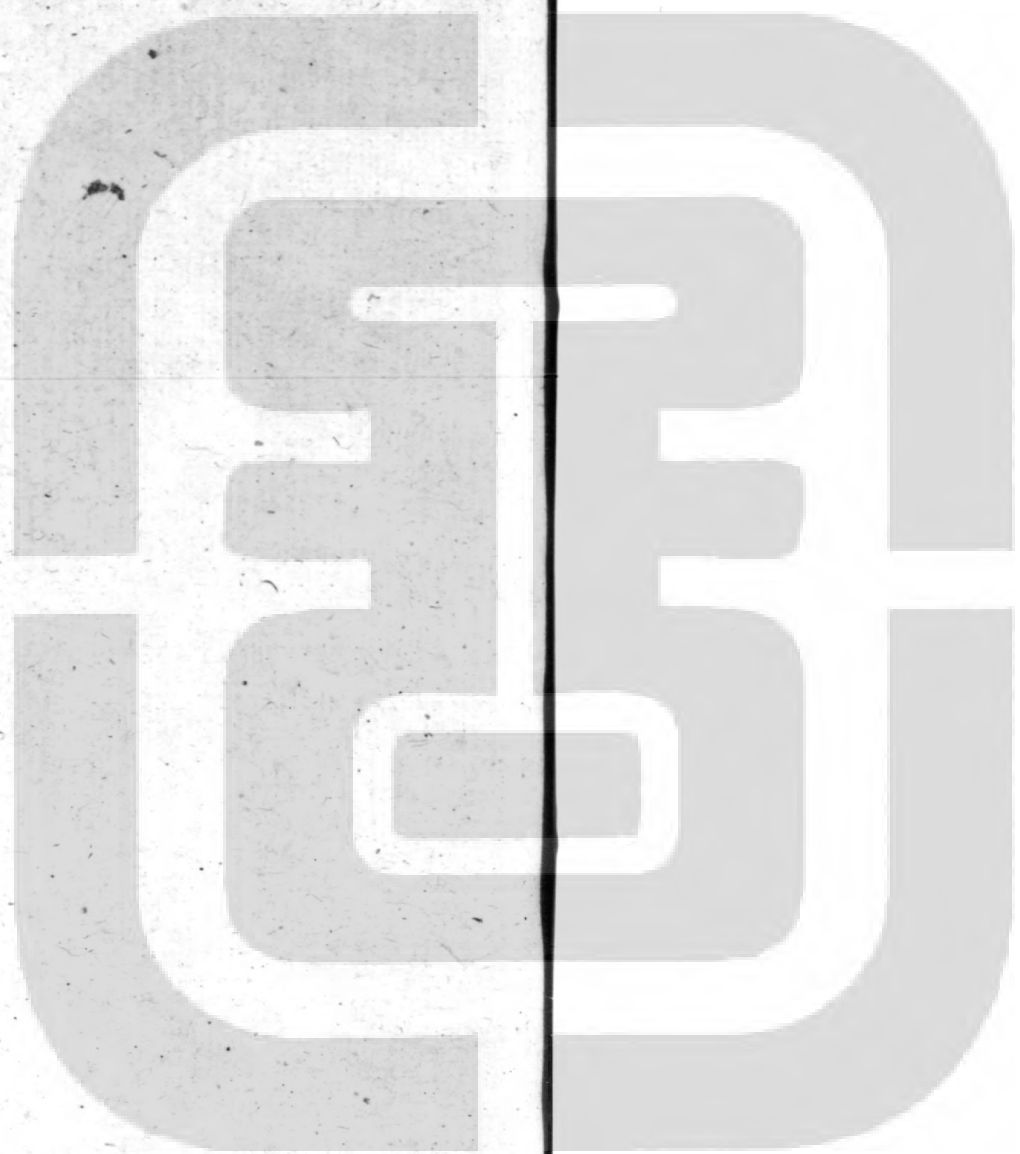
卷九十 傳第三十

五葉全

卷九十一 傳第三十一

八葉全





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鉗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貪古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認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

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

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

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公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趙

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

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

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

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

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

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徐廣曰一作輶車

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謂泰

爭之類曰輜輶車如今變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一窓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如淳曰輜輶車其形廣大有用飾也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
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
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
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
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
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
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其
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
更記索隱疆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
身始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受命

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
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
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
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
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
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
乎間不及謀羸粮蹶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
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
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
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

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
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
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
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
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
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厮役也幸
得以刀筆之文進入奏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
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
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
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

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
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
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
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
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
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
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
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
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今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

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
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
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
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
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
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
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
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
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
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

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
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大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
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
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
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
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
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能罷
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劔以

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世唐屬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

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

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於杜史記索隱曰斃音貯格反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

衣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玉佩臣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鄠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砥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

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

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作斲茅茨不翦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

食藜藿之羹美飯土匭徐廣曰匭一作溜啜土

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學穀一作穀推也禹鑿龍門通大夏

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

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

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

三勇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

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

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

而治萬民全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

願肆志廣欲長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

由為三川守羣盜兵廣擊守西略地過去弗能禁

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

三公位如何今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

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

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

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古
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
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
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
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
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
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
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
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
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
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
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
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
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
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

輕百盜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盜而
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

樓季不輕犯也

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
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

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特牧其上

詩云特羊墳首
毛傳曰牡曰特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

限豈跛特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

主聖王之所以能以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

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

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

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

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

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之曰問於側則流漫之志誣矣烈士死節之行

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

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

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

正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

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

之塗掩黜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辨明內獨運

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

辭故能憚然獨行恐睢之心而莫之

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
法者則謂能明而天下亂者夫之間也故曰王道
之極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
也無邪已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
言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
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
矣君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
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
盡矣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
一也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六道

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

此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

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

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

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曰作照今坐朝

廷譴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

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

待事事來有以揆徐廣曰揆一作按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

事天下稱聖立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

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從於趙高

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公上急益發鑿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巨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賢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老婦上問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

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

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

曰公作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

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

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

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轂

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

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李斯不得見因上

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

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
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
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
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市惠施德下得百姓
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
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佞之志危
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
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
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
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

心繫仁脩善言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

貴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
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
而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
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
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
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
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
當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蒙
詔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歎曰嗟

子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言哉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
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言
增不及三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
爲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
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官賦斂
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
用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
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
憂殺忠臣不思其失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

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
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
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
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
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
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
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
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
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
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

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
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
北逐胡貉南定百粵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
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
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升斛度量文章布之天
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
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
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
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口囚安得上書趙高使

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
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
廷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
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
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由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
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
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
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

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
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
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
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之備有行
齋中二世曰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
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
降殃當遠避官以穢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
三日趙高許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
皆二出口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觀而

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頸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

殿殿欲環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

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女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

孫子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

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

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

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絀降軹道

旁沛公因以為霸更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大史公曰李斯以閭閻庶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

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專用矣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待爵祿之事阿順苟合嚴威酷
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以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
余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
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
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
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
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
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
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
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
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

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延袤

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凌虵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

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

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

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

官其母被刑保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

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

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

其官籍帝以高之數於事也徐廣曰數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

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地走琅邪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

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

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

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
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

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以美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李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

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任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經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無比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

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
知意矣以臣不知大子之能則大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大
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
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
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
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
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
白起楚平王殺五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
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
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
事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
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今蒙恬曰君之過
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
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
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
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
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
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
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

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
父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
奔於楚。成王親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
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
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
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
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
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
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
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曰：
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
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
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
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
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
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修
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

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也

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

父客素知張耳乃謂

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

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告陘

張晏曰告陘漢章帝啓

昌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夫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
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
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
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耳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
里吏嘗有過嘗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
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
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
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及用門者以令里中陳
涉起蕪卒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

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
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
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主不可願將軍立為楚
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
家國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
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
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
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
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
守城誅暴秦捷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

私治三年

史記卷六十七

監生四維也寫

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
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
其豪傑及地形願請竒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
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
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鄧展曰至河秦為亂
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後南
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內外騷動百姓罷敝
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歛出谷以箕歛之以供軍實財匱力盡民不

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
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
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
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
將卒百萬西繫於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
非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
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
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
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

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

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

音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

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

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

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

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

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

然后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

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

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

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

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

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

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

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耶喜矣燕趙城可毋戰

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

從其計因便崩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

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

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

說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

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

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皆夏項曰方言云介持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說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

失時時問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

余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

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

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

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

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

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

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

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

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

良略常山張騷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

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

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

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罽

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所購者也公羊傳曰所殺曰養養者平昭曰析薪為薪故草為養曹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僻燕將見之問

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

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

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

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

其不用兵革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

夫臣與王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執初定未敢參

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

囚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

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

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

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

廿三、七十九

列傳二十九

六

張晏曰欲其漏

曰良嘗事我

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曰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廿六兵龍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公張耳曰兩君與

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

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鎡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攻曰襄國

李良進兵繫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

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

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

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

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

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

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屬陳澤

往讓陳餘曰始吾與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

往讓陳餘曰始吾與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

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
信胡不赴秦軍俱死 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
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
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
張贗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
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
張贗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
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
旁未敢繫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
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

力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
破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
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
不肯救趙及問張贗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贗陳
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
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
推子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
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子君印
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

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
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
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
耳雅游雅昭曰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
之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
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
羽以陳餘不從入關間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
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張耳之國陳餘
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也

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

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

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

屏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

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

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

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正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

大綱曰善說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老秦分也

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月十月也漢

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
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謂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

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楚欲與俱陳餘曰漢殺

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

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

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徐廣曰三斬陳餘泚水

徐廣曰二年常山音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

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

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十

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自上

食禮甚卑有子增禮高祖箕倨言甚慢易之趙相

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故

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曷得王也孟康曰曷

州人謂懦弱為曷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

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

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

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

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
故欲殺之何乃誇王為乎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
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辭人柏
人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
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
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
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之乎
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
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

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
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曰張王以魯元公
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安
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
私問之續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泚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泚公持
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韻翻案韋昭曰與如今與林人與以行仰視曰泚公邪
泚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
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

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
為之具道奉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
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
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
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
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
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
絕肛遂死韋昭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

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

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

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

敖他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徐廣曰漢記張酺傳曰張敖之子

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

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

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

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

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在貧賤時也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始與大伯延陵季子異矣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繫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繫

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
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
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
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
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
徙繫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
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
繫謂酈生曰緩頰生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
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

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

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誚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

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

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

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

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

謂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

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
於是越謝曰巨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
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
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
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
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
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
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
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
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
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
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亦魏王各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
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
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
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
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
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
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

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
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
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
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
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
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
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
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
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附海與齊王信
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

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
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
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
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
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
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
梁王怒其大僕以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
輒謀反於是上信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

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扈勸越反不誅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

勸越反而越不誅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

衣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犍曰今漢嘉是也

西至鄼逢吕后從長安來欲之

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吕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

故昌邑吕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吕后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白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

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

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

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徐廣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

懷畔逆之

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自以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

著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

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

故幽囚而不辭云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
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
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
駟謂幾近也

人有聞者共俳笑

之布已輪輸鹿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傑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陳
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
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
兵北繫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
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

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
梁涉淮而西繫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
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
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次將
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
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
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
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
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
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
下谷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
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
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
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依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

使者誚讓

漢書音義曰誚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憂齊趙西東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

材欲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

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

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

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過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常昭曰主舍也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

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以漢為弱此

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六五

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

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

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

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

為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

李奇曰板牆板也築許也

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

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

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
無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
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
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
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
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
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
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
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

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

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其已困不足復昔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

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

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

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

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

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

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

也故漢王苟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

南王口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

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

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

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可遂怒楚使

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

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

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

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

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

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

漢二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

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

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

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

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

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

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天陛

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

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

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

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
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也
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
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
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
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
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部
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
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冢賁赫自以為侍中適
厚饋遺從姬飲醫冢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

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
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
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
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
怨妄証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驗淮南王淮南王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
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發賁赫
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
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
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

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

往年同耳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

者其人有壽筴之計可問上適召見問薛公薛公對

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

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

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

西取楚拜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拜韓取魏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一

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空

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

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避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

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習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

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

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避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

越此守邊隅趨作習者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入對曰出下計上曰

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

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獨慮淮
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
籌時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
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如淳曰地名也為三軍欲以相救
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
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辟庸
城節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
竟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

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吳芮之子也

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

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

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

功封者漢書曰將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

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與之暴也項氏之所

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

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如

娼音冒娼

亦如也 生患竟以滅國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